

聖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弄集卷之十一

周在梁園客

周在浚雪客

周在延津客

錢謙益

唐訓導

謙益

推避以文墨事

累日門下兄弟以雄才博學掉鞅藝苑所著古今詩

詩文正論
當宗虞山

陳士業曰
嘉隆以來
帖括剽竊
之陋流入
古文負名
之士好以
秦漢相欺
蕩然不復
知有真古
文吾黨乃
以唐宋八
家力挽頹
瀾蓋謂摹
秦漢之失
或至舍體
氣而專字
句而唐宋

解。各。出。手。眼。務。爲。世。之。承。學。啟。聾。發。聵。其。爲。功。於。斯。文。也。可。謂。專。且。博。矣。反。覆。來。教。穿。穴。數。千。載。及。論。今。時。諸。公。而。以。王。弼。州。爲。依。歸。殆。以。爲。至。於。斯。極。者。門。下。虛。懷。下。問。不。惜。取。道。於。瞽。僕。雖。固。陋。亦。嘗。奉。教。於。君。子。矣。安。敢。闕。其。所。聞。不。一。二。陳。道。於。左。右。夫。文。之。必。取。法。於。漢。也。詩。之。必。取。法。於。唐。也。夫。人。而。能。言。之。也。漢。之。文。有。所。以。爲。漢。者。矣。唐。之。詩。有。所。以。爲。唐。者。矣。知。所。以。爲。漢。者。而。後。漢。之。文。可。爲。曰。爲。漢。之。文。而。已。其。不。能。爲。漢。可。知。也。知。所。以。爲。唐。者。而。後。唐。之。詩。可。爲。曰。爲。唐。之。詩。而。已。其。不。能。爲。唐。可。知。也。自。唐。宋。以。迄。于。國。初。作。者。代。出。文。不。必。爲。漢。而。能。爲。漢。詩。不。必。爲。唐。而。能。爲。唐。其。精。神。氣。格。皆。足。以。追。配。古。人。其。間。爲。古。學。之。蠹。者。有。兩。端。焉。曰。制。科。之。習。比。於。俚。道。學。之。習。比。於。腐。斯。二。者。皆。俗。學。也。然。而。文。章。之。脉。絡。畫。然。如。江。河。之。行。地。代。有。其。人。人。有。其。傳。固。非。俗。學。之。可。得。而。亂。也。弘。正。之。間。有。李。獻。吉。者。倡。爲。漢。文。杜。詩。以。叫。號。於。世。舉。世。皆。靡。然。而。從。之。矣。然。其。所。謂。漢。文。者。獻。吉。之。所。謂。漢。而。非。遷。固。之。漢。也。其。所。謂。杜。詩。

諸大家無所置力于字句之間也齊人先配林而後泰山晉人先虛沱而後河若韓歐者固所由以造于秦漢之路矣論與此合

弁州病榻間時手東坡集不置又題震川像曰千載惟公繼韓歐陽予豈異趨久而始傷至此弁州蓋已自悔其少作矣

者獻吉之所謂杜而非少陵之杜也彼不知夫漢有所以爲漢唐有所以爲唐而規規焉就漢唐而求之以爲遷固少陵盡在於是雖欲不與之背馳豈可得哉獻吉之才固足以顛頓馳騁惟其不深維古人著作之指歸而徒欲高其門墻以壓服一世矯俗學之弊而不自知其流入於繆斯所謂同浴而譏裸程者也嘉靖之季王李間作決獻吉之末流而颺其波其勢益昌其繆滋甚弁州之年旣富於李而其才氣之饒著述之多名位之高尤足以號召一世然其爲繆則一而已今觀弁州之詩無體不具求其名章秀句可諷可傳者一卷之中不得一二其於文卑靡冗雜無一篇不偪背古人矩度其規摩左史不出字句而字句之譌繆者累累盈帙聞其晚年手東坡集不置又亟稱歸熙甫之文有久而自傷之語然而歲月逾邁悔之無及亦足悲矣夫今時非無文也非無詩也今時自有今時之文而今取其似漢而非者爲今時之文今時自有今時之詩而今取其似唐而非者爲今時之詩人盡蔽鋼其心思廢黜其耳目而徒參尋

諸大家無所置力于字句之間也齊人先配林而後泰山晉人先虛沱而後河若韓歐者固所由以遠于秦漢之路矣論與此合

弁州病榻問時手東坡集不置又題震川像曰千載惟公繼韓歐陽子豈異趨久而始傷至此弁州蓋已自悔其少作矣

者。獻。吉。之。所。謂。杜。而。非。少。陵。之。杜。也。彼。不。知。夫。漢。有。所以。爲。漢。唐。有。所以。爲。唐。而。規。規。焉。就。漢。唐。而。求。之。以。爲。遷。固。少。陵。盡。在。於。是。雖。欲。不。與。之。背。馳。豈。可。得。哉。獻。吉。之。才。固。足。以。顛。頓。馳。騁。惟。其。不。深。維。古。人。著作。之。指。歸。而。徒。欲。高。其。門。墻。以。壓。服。一。世。矯。俗。學。之。弊。而。不。自。知。其。流。入。於。繆。斯。所。謂。同。浴。而。譏。裸。程。者。也。嘉。靖。之。季。王。李。間。作。決。獻。吉。之。末。流。而。颺。其。波。其。勢。益。昌。其。繆。滋。甚。弁。州。之。年。旣。富。於。李。而。其。才。氣。之。饒。著。述。之。多。名。位。之。高。尤。足。以。號。召。一。世。然。其。爲。繆。

則一而已。今觀弁州之詩。無體不具。求其名章秀句。可諷可傳者。一卷之中。不得一二。其於文卑靡冗雜。無一篇不偃背古人矩度。其規摩左史。不出字句。而字句之譌繆者。累累盈帙。聞其晚年手東坡集不置。又亟稱歸熙甫之文。有久而自傷之語。然而歲月逾邁。悔之無及。亦足悲矣。夫今時非無文也。非無詩也。今時自有今時之文。而今取其似漢而非者。爲今時之文。今時自有今時之詩。而今取其似唐而非者。爲今時之詩。人盡蔽鋼其心思。廢黜其耳目。而唯繆學。

以王李爲俗學則彼方居然以大雅自命別之爲繆爲王李之兒孫者亦伏首無辭矣

之是師在前人猶做漢唐之衣冠在今人遂奉李王爲宗祖承譌踵僞莫知底止僕嘗論之南宋以後之俗學如塵羹塗飯稍知滋味者皆能唾而棄之弘正以後之繆學如僞玉贗鼎非博古識真者未有不襲而寶之者也繆學之行惑世而亂真使夫人窮老盡氣至死而不知悔其爲禍尤慘於俗學二十年來亦有知訾警李王者矣學彌狃而識彌下若近年之談詩者蒼蠅之鳴作於蚯蚓之竅遂欲以一隙之見上下古今公安袁小修嘗嘆息曰少陵秋興元白長恨諸篇皆千秋絕調彼何人斯奮筆簡汰此輩無心所以昧目賢哉小修其所見去人遠矣嗟夫古學一變而爲俗俗學再變而爲繆繆之變也不可勝窮五方之音變而爲鳥語五父之達變而爲鼠穴譬諸病症愈變愈新自良醫視之其所由傳染要不離於本病而已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豈能不追歎於獻吉哉門下力學揆文卓然有志於古學者也故敢爲門下誦其所聞願門下與古詩解壹本古人爲解故而盡削妄庸附會之語庶幾古學粲然復正於世其爲功於

斯文也。誰能尚之。昌黎有云。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僕學殖荒落。文筆衰退。於文墨事。誠不足以當蚍蜉。顧其從事于斯。浚思而詳說之。蓋有日矣。如世之叫囂跋扈。撼前修以要名者。自分無有。惟門下裁而教之。

荅徐巨源

謙益再拜。巨源世兄。畏友足下。喪亂已後。忽復一紀。雖復刀塗血道。頻年萬死。師恩友誼。耿耿余懷。自唯老病殘軀。淹延餘氣。仰慙數仞。俛愧七尺。郵筒往來。

虞山求友之意淡矣。寥寥宇宙。無可與言。不得不向巨源一傾。倒耳。今巨源其真山皆沒矣。斯文一綫必

搖筆伸紙。輒復淚漬於衽。汗浹於背。聲塵寂蔑。與吾巨源不相聞。職此由也。長益偉長。浚悉存念。文孫繼至。損惠手書。嗟乎巨源。睜目相視。尚以為有目有口。可以比數于人。巨源畜我良厚。而僕之淚漬汗浹。縶縻涔淫。殆有甚焉。古之人不死於千金。而死於一言。不死於黥奴。夾食而死於上尊。養牛則僕之所當草。野自屏引。決以謝知己者。在此日矣。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巨源終何以命我。今日文長。且置是事。姑與子言文事。當今俊民鴻生。所在蔚起。倚閣舉業。枕籍經

有繼起而
主持者日
夜望之

曲盡今人
之病此尚
為王李而
言下此卑
卑不足當
虞山皆議
矣藝苑厄
言胡氏筆
叢極有此
病

史古學之興。駸駸乎葭吹瑄動矣。其中淄澠流變。朱
碧錯互。恒思之。叢馮藉壇坫。黎丘之鬼。雄長桓文。非
有高名宿素。老于文學者。為之建旗鼓。申誓命。別裁
其真偽。格量其是非。奔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將使誰
正之哉。僕老而耄及矣。飯心空門。重自蕪廢。當今之
世。舍吾巨源。其誰。僕嘗觀古之為文者。經不能兼史。
史不能兼經。左不能兼遷。遷不能兼左。韓不能兼柳。
柳不能兼韓。其於詩。枚蔡曹劉。潘陸陶謝。李杜元白。
各出杼軸。互相陶冶。譬諸春秋。日月異道。並行。今之

人則不然。家為總萃。人集大成。數行之內。苞孕古今。
隻句之中。牢籠風雅。今人之視古人。亦猶是兩耳一
口也。何以天之降才。古偏駁。今偏純。何以人之學殖。
古偏儉。今偏富。何以斯世文章。氣運古則餘分。閏氣。
今則光岳。渾圓。上下千載。吾不知其何故也。兼并古
人未已也。已而復排擊之。以自尊。稱量古人未已也。
已而復教責之。以從我。權史則擘壽廬。陵折抑為皂
隸。評詩則李杜長吉。鞭撻如羣兒。大言不慙。中風狂
走。滔滔不返。此吾巨源他日之憂也。竊嘗謂末學之

失其病有二。一則蔽于俗學。一則誤于自是。九經六藝。炳若丹青。律數小學。具有譜牒。今不爲爬搔搜剔。遡本窮源。經學亂于蠅紫。史家雜于秕稗。衆表競指。百喙爭鳴。蒼耳蒺藜。皆能刺足。鹿牀烏喙。食之便可腐腸。至今爲梗。實煩有徒。故曰蔽于俗學。以輓近爲準的。以譌繆爲種性。胸中先有宿物。眼下自生光景。於是逞臆無稽。師心自用。章句聊爾。先已訂其雌黃。旨趣茫然。便欲塞其疵類。斯則病在膏盲。魔入肺腑。牛羊之眼。但向一隅。螻蛄之聲。終遠九里。孟子

言得痛快

曰。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良可愍也。故曰。誤于自是。此二病者。流俗之人。項背相望。而世之君子。以斯文爲已任者。殆亦未能免也。今誠欲挽回風氣。甄別流品。孤撐獨樹。定千秋不朽之業。則唯有反經而已矣。何謂反經。自反而已矣。吾之于經學。果能窮理析義。疏通證明。如鄭孔否。吾之于史學。果能發凡起例。文直事核。如遷固否。吾之爲文。果能文從事。頌規摹韓柳。不侷規矩。不流剽賊否。吾之爲詩。果能緣情綺靡。軒翥風雅。不泐浮聲。不墮鬼窟否。虛中以

求之古人
尚難何況
近人

今人多不
知

茹之克已。以厲之精心。以擇之靜氣。以養之如所謂。俗學之傳染。與自是之癥結。如鏡淨而像現。如波澄而水清。於是乎函道德。通文章。天精日明。地負海涵。彼欲以螢火燒山。蟬螭撼樹。其如斯世。何其如千古。何管子之伯齊也。作內政。寄軍令。然後能縣車束馬。荆令支。斬孤竹。此古人治內之道也。去年爲周元亮作賴古堂文選序。頗及巨源千子之緒言。輒錄一通奉覽。斯文未喪。來者難誣。在吾巨源勉之而已矣。巨源新文。高明廣大。氣格蒼老。所得於憂患者不少。良欲挾撻利病。以副來請。而非衰老所能及也。古人合塋。題不書婦。今日暨配某者。空同已後。不典之詞也。佛門文字。非貫穿內典。不可聊且命筆。南北二宗。是宗門事。與教下無預。性相二宗。是教門事。與宗下無與。唯清涼五教。用頓教攝宗門。此別自有說。今以性相判南北宗。非也。凡此皆無預于文體。亦不得不一簡點。以爲反經之小助耳。干戈未息。關河渺然。天涯兄弟。聚首何日。嬋媛文事。代西窻一夕之談。此所謂溺人必笑耳。覩縷長言。具在別楮。鴻羽不絕。願聞德

音丙申二月十七日謙益再拜。

復徐巨源書

頃者不揆狂瞽。抵齒文事。叫囂隳突。都無倫次。巨源不抵之於地。披襟采納。又從而鄭重獎許。開示引誘。通懷若斯。感歎何已。巨源之言曰。當虞山之世。未有以斯文自任者也。巨源與虞山之濶者也。然巨源之知虞山。固不若虞山之自知也。僕之馬齒長矣。下上今古。劇心鉢腎。亦不啻三折肱矣。晚而周覽中區。旁皇顧視。迢然自引。願以此事推巨源者。則固有其說矣。竊觀古人之文章。銜華佩實。畫然不朽。或源或委。咸有根抵。韓柳所讀之書。其文每臚陳之。宋景濂為曾侍郎志。敘古人讀書為學之次第。此唐宋已來。高曾之規矩也。宋人傳考亭西山讀書分年之法。蓋自八歲入小學。迨於二十四五。經經緯史。首尾鈎貫。有失時失序者。更展二三年。則三十前已辦也。自時厥後。儲峙完具。逢原肆應。富有日新。舉而措之而已耳。眉山兄弟出蜀。應舉蓋已在學成之後。方希古負笈潛溪。前後六載。學始大就。皆此法也。去古日遠。學法

古人為學實有次第有源本始能肆應不窮今人所謂白頭紛如者也

歲年集

後人不及
古人實以
帖括爲累

亦僞學所
必至

絳雲樓之
火後世之
恨不在咸
陽下

先生晚年
迷禪可也
詩文多用
佛語亦是
一病

蕪廢自少及壯舉其聰明猛利朝氣方盈之歲年耗磨於制科帖括之中年運而往交臂非故顧欲以餘景殘晷奄有古人分年程課之功力雖上哲亦有所不能況如僕者流浪壯齒汜濫俗學侵尋四十質耳傭目乃稍知古學之由來而慨然有改轅之志則其不逮于古人也亦已明矣夫學不逮古人而不自知其不逮則愚也明知其不逮古人而不欲自仞其不逮則妄也語曰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又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夫其不逮古人既已自知而仞之矣又或

捨己之知而假人之知我以自蒙抑且奪己之自仞而挾人之知我以蒙世愚妄並用睂目易位旋而思之又爽然自失也喪亂餘生討論舊學蒐集一朝文史州次部居取次命筆一夕而燬于劫火知天之不復假我以斯文也殘灰餘燼示現宿因水涸山枯迴向佛法因觀世間語言文字如空花如嚼蠟如蟲蝕木如印印泥以耽空扣寂之人守旁行四句之典馬班二史唐宋八家如夢中物如寐中語顧欲于此時點勘詩筆主張藝林鏤緣影爲文章界虛空爲壇墀

雖隨手生
波却與前
極有照應
極有關鎖
虞山于此
處不凡

文孫名在
天下愧曾
黎士弘汀
州人後來
之秀的推
此君

不亦誕乎。不亦荒乎。僕之自知審矣。撫心問影。重自
付度。不敢以斯文自任者。職此由也。嗟乎。巨源知我
不可謂不深矣。以巨源之知我而不復諦審其所自
知。譬如木母以蝦爲目。俄而失蝦所在。詫曰。我在目
將安往。不可爲一笑乎。在劫波墨穴中。無豪易高耳。
又倚恃巨源輩宿名。巨手強有力者。以號令天下。乘
間抵隙。餘分閏位。江淮之朱弓赤矢。南越之黃屋左
纛。唐公見推其誰得而禁之。僕固心知其不可。臣猶
知之。而況于君乎。此亦一善喻也。巨源諄復示誨。期

以弘長風流。鼓吹大雅。而又汲引同志。如李文孫黎
愧曾。一二俊人。以相欣助。則僕竊有以自處矣。其以
僕爲斗杓。爲帝車。芒寒色正。傑然而命世乎。則僕固
將趨風望塵。曳踵而却避。其或以爲諛聞。僕學稟承
師說。麤知古學之源流。文章之體製。與夫近代之俗
學。所以偃背規矩者。使之背行。除道稱媿。而前驅則
固不得而辭也。養由基之射。穿楊葉百步。而射之發
無不中。楚人觀之。曰。可教射也。西國有誚人說法者。
曰。販針兒。至針師門。賣針耶。以僕之固陋。苟不見棄。

于世之君子見譽則為古人之教射見笑則為西人之販針亦要有以自效而已此其說在老馬之識道也夫縱馬而識道老馬之智也懸車束馬刺令支斬孤竹則桓公管仲之為而非老馬之能也僕今自比于老馬負轅長鳴以須懸車束馬之役不亦可乎巨源引子美之詩不薄今人愛古人以謂愛古人易不薄今人難如僕斯言引繩批根厚自破屣法行自近此則薄今人之尤者也巨源將無代我張目耶西垂之歲委心空門刊落浮華銷歸真實汗青頭白已付

此亦水盡
石出木落
歸根之論

前生甲乙丹鉛尚煩後哲若復張皇塗抹久假不歸不惟貪習文類猶結餘因正恐外論虛詞終邀空果發茲誠語借以懺心是則繫表之言亦通人所悉也老不曉事言必由衷非敢矯志鳴謙為恭簡牘光岳如故丹青未沫當仁不讓巨源勉旃若曰先河後海前輝後光如歐陽子之於子瞻所謂付以斯文者僕固不敢以此薄巨源而亦非巨源所以自命者也山川間阻接席末由起廢發蒙謹俟後命謙益再拜

與陳伯璣

寒燈竹窻。繙經送日。雖復胸次蕭然。不奈老景寂寞。每咏孟襄陽白髮青陽之句。輒顧景自笑也。頃知卽日返棹白門。歲暮作客。兼復善病。歸時擁鑪煨芋。消遣旅懷。却勝參苓藥物也。尊府君志文待料理行狀見付。便當命筆遣銀鹿封致。亦不煩躬扣也。

與介大師

別後有奉懷一首云。寒窻簾樹一條。冰灰陷爐香對。病僧話到無言。清不寐。暗風山鬼剔孤燈。偶簡殘稿。書之聊博老兄一笑也。

與方爾止

夏初陳伯璣來。得奉翰教。爾時江邨遇盜。五月披裘。憤悶之餘。草次裁荅。秋深還鄉。收召魂魄。繙經餘晷。卒業佳刻。始知今日詩壇中復有此人。歡喜讚歎。語不能悉。扇頭二十韻。聊陳鄙懷。雖潦草不工。然大意盡此矣。僕學貧才麤。本非詩人。中年得聞先生長者之緒言。頗知近代俗學之謬。而指陳其所以然。如弇州定論。標于采詩之小傳者。實深知弇州之晚悔。援据其遺文。確有來自。非苟然而已也。流俗痼疾。傳染

膏盲眼見方隅。橫肆詆調。搖頭掩耳。付之不見不聞。不則楚人。又將籍我於市矣。捧誦來教。似不以鄙言爲紕繆。有意疏通證明之者。此番揚摧實詩家慧命。絕續之關。以隻手障東逝之瀾。非巨靈仙掌。誰能任之。幸哉。吾有望矣。

又

荔支酒歌。可爲此酒生色。若鐵矢果能治聾。便當寄信嶺表。乞櫟園釀數石。作兜玄國中。大慶賀筵席。與兄爛醉百日也。

張可大

扶輿江寧人
莊節公遺稿

示鹿兒

覽汝所作四賦。頗有俊語。然終是第二義。惟窮經。可以明理。讀史。可以廣識。士人爲學。大有向上事。在毋爲鏤心雕蟲。蹈昔人所譏也。

又

場屋失意。不足憂。若失意而憂。則得意必驕矣。但肯埋頭績學。下帷奮志。見些道理。立些功課。盡其在我。卽不得意。何憾耶。等而上之。學問到周程。事業到韓。

范。不。過。儒。門。中。幾。個。好。秀。才。耳。一。失。足。間。便。隔。千。里。
老。人。期。汝。在。此。不。在。彼。也。

張 遼

瑤星江寧人原名鹿徵
松風閣集

與友

墨之陳者愈久愈佳。一落硯上。隔宿輒不可用。此如
人之才智蘊于胸中。畢世不腐。纔做過事。不堪重提。
如效田單。火牛也。

與陳原舒

宣和畫譜稱諸葛武侯能畫。故八陣圖之形勢見于
分布粲然可觀。馬援聚米爲山谷。定是好手。此豈濡
毫砥墨。規唐撫宋者所能夢見耶。

答陳非白先生

承示靜坐要訣。信是塵塗津梁。但名相繁多。門徑差
別。本欲求靜。勞擾滋甚。不如聖經知止。定靜。數言爲
有。巴鼻也。祇如易之自強。艮止。詩之思無邪。書之安
汝止。禮之無不敬。守定一語。朝提暮儆。眉毛厮結。打
成一片。縱不能到佛地位。要不失爲躬行君子耳。先
生以爲然否。

老實本分
之語

也是無可奈何之語

答姚寒玉

近況蕭瑟念之無然。然從古無享安逸之聖賢。無富且貴之神仙。吾輩得天厚矣。知復何言。且約遊瑯琊。看歐梅。風。及。山。前。之。思。無。亦。書。之。安。梅花可賦。况經往哲栽培。柳色將舒。亦藉遊人嘯咏。矧晴雲如畫。披拂不寒之風。而春水生波。映帶初弦之月。期以八日。集我同人。吃東坡之瓜子。炒豆時復欣然。認六一之路。轉峰回亦云從也。勿云醉翁之意不在當。知酒不厭多。肯攜宣城之句而來。看取詩如有助。

與周櫟園論文

僕賦性駑下。文字一道。茫無所窺。顧心竊好之。每一披展。足痺不起。如橘柚間蟲。寢食樹中。身惹香氣。惠風鼓盪。與得化爲春駒。鳳子以娛耳目。竊嘗思之。文章者天下之公器也。頗恠時賢。自分吟域。矜其一得。恃已傲人。至于肆口毒詈。戈鋌滿紙。噫可畏也。亦可醜也。夫宇宙大矣。道學弘通。同此世界。而沾沾曰。此爲北地。彼爲公安。此爲豫章。彼爲雲間。袒左則謂右。

詆後而護前。數墨尋行。守殘畫界。方隅割裂。罪在斯人。夫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仁智卽是中行文家言文質。家言質。文質歸于一轍。士人讀書。上自典墳。以泉豕竹。旁及竺乾之書。瑯環之紀。稗官諧史之所載。野人遊女之味歌。並蓄兼收。無非聖諦。而復沾沾曰。某某左國。某某六代。某某八大家。立身藩外。以詬室中。復陷身籠中。以詬域外。知二五而不知十。亦太狹小矣。夫文無定體。遇事則形。學無耑家。詞達而已。詩云。敦厚何嘗無相鼠。投畀之詞。易號精微。亦不碍負豕喪牛之句。春秋比事。摘辭未逮。丘明樂教。易良論音。或遜師曠。意或可以逆志。文不可以害辭。曠觀則片。片旃檀拘墟。則在在桎梏。豈以寒泉可食。笑江海之不清。擁腫爲奇。嗤芝蘭之尠韻也哉。居恒竊嘆。世人顛倒迷惑。不解大道坦坦。然有何蹊徑。而于吾道中。分立老釋。老氏尊老。釋氏尊釋。乃若干釋教中。律門言律。宗門言宗。于一宗門中。復分五葉。于一葉中。復立種種荆棘。總以我見橫生成。心難化。一知半解。哀然自是。今之文人。得無類此。倘肯觀其會通。溯厥源本。

以心證心。無可不可。豈肯守木客之巢。居便爲廣廈。安培蛙之穴。處不覩青天乎。先生貫串百家。提衡一代。單紙隻字。海內所尊。拙作異蒙指示。如不可教。便當掩聰塞兌。與深山野叟。同安頑鈍。不敢効諸君子。借交游立門戶。化筆墨爲戈矛。令有識者笑吾徒之不廣也。

髡

殘

石谿又字介丘。湖廣武陵人。

與陳原舒居士

人生墮地來。便上了此一本戲文。有悲有歡。有離有

合。自聖凡賢。愚皆不能出此戲場圈子也。祇要你做到燈盡油乾時。方纔脫手。我佛菩薩說生老病死苦。總是戲場內事。祇是眼明底人。輕輕挨過。都不要認真。地獄天堂。可喜可懼。事都如我個毛錐子畫出來。相似。古德云。譬如畫師畫作地獄變相。自家看了自家害怕。所以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達摩大師到覓心了不可得。纔把目前幻境看時。如紅爐上片雪。却纔拍拍手登堂豎拂。與人說東說西。這是了事的子弟。却把前頭底悲歡離合。

都做了最上一乘法說要與後頭登場底人抽釘拔
楔童求來持手札說近況病苦此亦老僧家常茶飯
但我原道人開場做了好戲文末後不奈此苦若以
道眼返觀那片不是精底人生各賦一種性氣造化
能使渠啼笑無端若以鄙見觀之道人實未減風流
何至乃爾眼昏久未作荅偶晴窓下書盡此紙所謂
曾爲浪子偏憐客者也此字存笥中胸不快意時出
看一遍管取猢猻子不跳也呵呵

荅張瑤星

別後忽忽而夏而秋而冬矣過去底事已如隔世宿
夢現在則一日奄奄一日未來底雖寒熱更新要且
不過是痛一上癢一上我自觀我如是而已造物既
開了此個戲場不得不弄這一堂傀儡這夥傀儡實
是無知若是有知則換手搥胸竄下戲場去也石禿
如今不耐觀此戲唯終日打瞌睡而已若我松風道
人則自有飲中之天且道與瞌睡漢是同是別周櫟
翁久聞下車矣不敢以方外人聞問然此翁具法眼
者自以麋鹿之性不責于人類倘或晤間幸道踈略

王元翁以見餉詩書一冊爲名山藏使人復見古人而尊跋稱心而言道誼溫溫雖靈運次宗無以過之但愧石禿難爲遠長老耳

與郭些菴中丞

憶與翁十餘年前朝風夕雨咀苦分甘最後爲吳越行脚一分手去又十年矣掀髯吟哦握手俯仰纔一瞑目卽現在前山河大地何曾間隔近傳翁爲真頭陀矣世間都爲俗情限隔分僧分俗若能出一頭着眼妻子兒女法侶也良友知己法護也以法印心以戒制行以慈悲接世觀一切好惡境緣如幻如夢則容膝之所衽席之間一大佛國也捨此他求則心外生心矣翁意亦謂然否石禿數年來借牛頭一坐具今年祖龍一炬佛書經相衣具器物化爲灰燼依舊是昔時一絲也無底人行年亦近六十天壤孤獨又加以病苦可謂至矣造物善能矢上加尖若非胸中有個百鍊丹頭幾化異物去矣擔雪老人之便匆匆附此以達近懷

道韶

雪藏

與介公

吾師病疥。想不大妨。四威儀中。忽然摸着癢處。亦是快事。種種懷想。總俟入山聚首消之。未入之對。則

余大成

電士集生江寧人善論天下事非山中龍湫殘夢

江寧人

善論天下事非山中

長昔答王元醇無浪人許平衣並六十大寒亦爾又

凡談禪最忌有文字
氣余之取此正以其有文字氣也

來教以謂塵世浮榮。原屬夢幻。夢中之榮。無足羨。夢中之辱。何足憂。果爾。是正醒時。正榮。正辱時。總用不着。總驅而納之。夢幻中。乃成佳境也。請舉一絡索相質。如教中云。中方有國。夢覺常半。以夢為虛。以覺為實。必欲反其。實而歸諸虛。則所云西南方有國。常夢五十日。一覺。以覺為虛。以夢為實。又將挽此五十日之實。而歸諸一日之虛乎。其奈東北方有國。常覺無夢。設身處此。虛耶。實耶。且。何去何從。耶。竊意道兄所見。灼然以睡為夢。以醒為覺。灼然不知睡底是阿誰。睡醒底是阿誰。醒灼然有個夢境中之榮辱。又有個覺境中之榮辱。灼然榮時有個羨底。辱時有個憂底。却乘他。憂羨正鬧時。硬差他。向別處。禪避去。禪避不及。蚤相隨來也。先德云。大睜着眼。祇管說夢。殆謂是

耶道兄不識從何得此戲論。千里遥擲如把一堆渴
睡蟲。望着人鼻孔裏直撒將來。而此郎當道人直得
噴嚏一聲。且喜同到華胥相見了也。

盛時泰

仲交江寧人
城山堂集

報秦淮漁父周隱翁

執事嘗以僕雖不第。他時猶可作冷淡廣文。僕昨見
諸廣文。樸敝陋劣。不可名狀。跪拜御史前。起伏俯仰
不中禮節。不知天下孝廉中。乃有此一種人。豈少負
奇氣者。所可爲。僕卽不能如古之賢豪。然仕隱之分

合前語讀
之可稱豪
達

頗明。倘遂所願。便以歲序之資。築園城山。終隱不出。
優游暇豫。何所不可。夫士生今世。孰不欲一涉通津。
然而文章之美。難兼山川書畫之賞。不備聲伎。又況
修短不一。故人往往得此。失彼。非造物者。靳人乃人。
自難求備于造物耳。僕生長都邑。少弛負擔。得以殫
力鉛槧。肆志登覽。與夫題評賞識。少窺毛髮。至于琴
心劍俠。往往遇之。非不幸也。又何必低眉俯首。取容
一時。然後稱快哉。舟次丹陽。將暫止大城山。作此奉
報。倘能乘麥風而披襟。一到林樾下耶。

與陳京兆書

始僕與足下同爲諸生。志氣詡詡。不意爲明經也。及足下領鄉薦。教鄱陽。令上饒。倅京兆。貳廣平。致政而還。謂可敘我平生。優游以老。不期僕以序應貢。是時自憤以貲益田。可得不出。然而貲入之後。具酒食以餉鄉鄰。遊郊圻。以資讌狎。遂使橐無留金。家多貸鏹。于是妻奴見愠。友朋相責。僕乃慨慷激烈。謂當一遊上京。遂以仲春六日。遵江浮淮。渡河越漳。歷滹沱。過樂水。以至于涿。及抵京師。回期月之間。其所經不啻二千餘里。大都沽村漿以爲酒。薦稷秠以作席。炊半麥以代糧。燒巨枝以益燭。曠野多風。柝聲未報。行人嘈嘈。語不可聽。馬驚于廐。犬吠于室。飲多不醉。思如之何。於是尋簷獨步。慨想行路之難。雨則泥淖沒脛。風則沙塵眯目。寒至侵肌。冷令縮項。饑不可療。倦不能息。意欲暫止。僕夫在門。心將載行。輿人告憇。遂使垢蒙衣襟。蟲生裋褐。鰲顏槁面。恍如囚役。嗟哉。盛生胡爲乎來此哉。旣而弭節之後。時有遐想。滌有庶子之泉。濠遺觀魚之樂。經太丘則思仲弓。歷封丘則懷

從司馬子
長報任安
書化出

高適汲多竹書。淇留鄘俗。安陽由韓。邯鄲入趙。中山
涿鹿。昔所稱許。自古及今。寧無一人如僕者耶。然皆
形滅影消。宗湮家沒。徒使名姓標于緡。表鄉梓紀于
圖史。塚墓半頽。豐碑將浸。此亦良可悲矣。夫士以七
尺之軀。生盛世上。不能如古石戶之農。鑿坯而遯。棄
南面之榮。捐鄉相之位。以取高天下。次之又不能負
鼎。迺衡。致身輔佐。使竹帛流動。鼎彝振響。顧乃俯身
章句。終年咕嗶。夫三年一舉士。非有殊制也。而乃難
於登天。此豈有司之過哉。或由習之者不力。爾及昨
渡江時。當覲限。見方岳而下。聯鑣接軫。盈於道路。鼓
鉦之聲相接。旌旗之影相連。僕歎之曰。此豈所謂三
年一舉者耶。彼未必皆素有聖賢之德。伊傅之才。與
夫管鮑之畧。孫吳之術。乘風雲。假雷雨。以一試之力。
得至于此。僕獨非人。而猶落落如此。耶。是以自入都
以來。遍遊燕市。尋擊筑。鼓刀者。而飲之。苟足自活。便
可經年。若少能給薪水之費。則去遊太學。以須次舉。
倘終不成。然後隱身城山。倘狎恣睢。睥睨骯髒。若拘
以黷宮。束以縣邑。則家雖貧窶。誓不肯屑。夫執鞭之

士仲尼不差。抱關擊柝。孟子所許。僕豈以此二者爲不足哉。顧自忖素乏鄉曲之譽。又無唇吻之巧。奔走不給。俯仰失度。直性愚衷。恐不堪之也。春風乍暄。客棧殊寂。寤而作書。萬不敘一。晤期可卜。當同得歡笑爾。

與盧公玉田苑卿書

秋色漸深。郊居頗愜。昨跨驢沿淮水。見潮痕都退。岸柳蕭蕭。近搖落矣。望鍾山紅葉與黃屋相間。出上方抵田舍農夫收穫。是處塲作鷄犬相迎。失其所主。入門向夕。深林雖未脫葉。野圃已有初花。畸人隣叟。聞至相餉酌酒笑談。陶然共醉。旣而獨坐。羣籟盡息。時聞鐘聲。度自木末。天河掛于簷際。繁星燦于戶外。徙倚中庭。夜半未寢。挑燈取書。適得老氏展玩數章。恍惚如失。乃思疇昔坐園亭。登鷄籠。相與辨論。窮玄入微。未嘗不跂足比睇。謹以薛氏集解馳上。王生有言。床頭素書。老子及易。過此以往。罕嘗或披。予每讀而竒之。執事昔爲貴卿。佩服孔周。今返初服。覃心大道。私心甚樂之。倘終厥事實。所願焉相去。雖遐形響可。

接如有可教。幸數相聞也。

楊端本

愚甫樹滋陝西臨潼人
碧梧閣集

與曹禹疏

君詩高古清奇。不減鄴下。陳思魏武。君其苗裔耶。余於關西夫子。但師之而已。不敢祖也。

又

宦者幻也。如登場作戲。當真不得。選場既不佳。而物力復不具。纔爾登場。左顧右盼。計無所出。雖有遶梁落塵之音。其誰聽之。徒令觀者掩口而葫蘆耳。

答王幼華

登嶽須日晴朗。少憩山蓀亭下。然後往陟。由谷口至青柯坪。皆可肩輿。千尺幢以上。峭壁峻壑。足受石窟。手挽鐵綆。人不能代其力矣。君來需者一杖一芒屨。余自隨之。濟勝之具。君所自饒。勿遂循趨。起似昌黎。慟哭遺書也。

與王伯貞

陶元亮去五斗米。歸來瓶無儲粟。僕去官三日。即扣門乞食矣。幸三徑未荒。舊栽綠柳成圍。儘可徜徉其

下。蓮華峯上。松風謾謾。自足發人清寤。世事但問之。漁郎不煩桃源人計憶也。

周

銘

鹿峯江南上元人
市隱園集

與林二史

來教云。自服官後。日在塵埃中。此宦遊習語也。然塵埃二字。亦不得混過。天地庶物。皆塵埃也。則皆路也。安得不謂之道。故君子仁義以為路。是亦仁義以為塵埃也。仁義以為塵埃。是亦塵埃以為道也。天地有疾。以聖人為醫。庶民有疾。以循吏為醫。足下正在塵埃中。做名醫時。幸勿草草自待。

荅康小范

詞調者。樂府之變也。樂府之體。有行有曲。有引有操。有吟有弄。然行曲主乎人聲。引操吟弄主乎絲竹。皆不入俗。而乃變為詞調。昔人謂李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及清平樂為詞調之祖。不知隋煬帝已有望江南。第望江南以詞起。調者也。菩薩蠻以詞按。調者也。清平樂本三絕句而已。寧復有詞。草堂詩餘以麗字取妍。即號為詩餘。然而詩人不為也。來教亦大同小異。

之說。但此中有起調按調之分。未知確否。大同小異。足下卜居必曲曲遠城市。令人求半千者不能徑直而得半千之面。足下誠高矣。衡門之蒿獨茂寒谷之雲不飛。足下以不衫不履之身寄情筆墨。一抒其胸中磊落嶮崎之致。此種種筆墨皆足千古。足下故曲曲遠人而人益曲曲求之。雖余懶人也亦未免破此癖且重貪辜焉奈何。

與門人朱四均論史

古今之論子長者多矣。惟子由之言曰。疎略而輕信。淺陋而不學。斯言似矣。然猶有說焉。作史之學若精于採擇者。其所取必狹。而求理之太詳者。其爲文也必多疑而不敢肆。故學問之泛濫者。其兼收並蓄之際。必有所不暇擇而脫略于意言之表者。其汪洋浩大之氣自不可得而制。然則子長之輕信。乃其所以爲博。而其所學之淺陋。乃所以放言高論而雄肆一世也。左氏之文多出于誣誕。而退之之文時或畔于理。噫。執聖人之經以律文人之是非。此後世之所以

無全人也。哉。萊峰常持此說。予偶論史亦遂及此。

陸小燦 湘靈本姓錢江南常熟人

與杜三蒼略終歲衣粗食淡大謂不堪若衣不蔽體食不給口則粗與淡若將終焉衣不蔽體食不給口大謂不堪若枯拳在身盤水加劍而趣和鳩藥則衣食又不暇計墮落一層警悟一層人身難得聞道甚難鷄三鳴鐘數點此處大須猛力提持

與繡聞弟

歲暮遠行使我當餐而歎累日不憚細思之男兒墮地皆有分齊絕裾而行與牽裾而別都非了事人也黃山谷云凡有日月風露之鄉何處不可寄我一夢解脫月菩薩說眷屬繞前而常樂遠離夫知所寄之為夢而以遠離為樂何處不逍遙遊矣前塗珍重不又

與門人吳仲武

不于佛門下手定不能于儒門立脚今軒儒輕佛者謂佛只主一靜字耳不知深山靜坐一二十年尚是

繫馬椿。卽如籬下猫狗。未嘗不安靜。撩下一片骨頭。卽時忙亂。故佛門全以操履鍛鍊爲主。不可但坐死水也。

寄馬章民

令郎將命來虞山。趣弟序尊稿。草草付之。令郎云。年兄儼無以居。賃驢而出。審爾此大耐官人也。王梅溪羅一峰家報。以巍科爲可懼。前途千古。恐漸不聞。老友此言。若弟則新街柳絲。丈人桃花。漁父矣。

與子非熊太白

讀莊子不必據篇義立解。中間逐段讀之。自成一篇。小文字。凡讀古人文字。切不可上下牽解。錯簡脫文。非可以今人心眼補綴。卽如湯之問棘。也是已。此句上下不相接。竟投去之。不必如時人定欲貫串也。此讀書之法。

與宋荔裳

昨過櫟下先生。閱所藏弄畫冊。目不給賞。情不給目。辟似如來掌輪中飛一寶光。阿難右卽時阿難迴首。右盼又放一光在阿難左。阿難則又迴首左盼。最後

出一光定光也。乃兄所作記。汪舟次云。櫟翁遣一吏走揚州。趣兄爲此文。兄謂之姑徐徐。吏叩頭。不得文。徒手歸。必得罪。兄戲語之曰。汝如此煎督。我作一篇。極下文字去。必打煞汝矣。今閱兄此記。文佳絕。豈當坐吏有所私耶。不然。此吏亦巨眼。得不遭主人笞。殆是蕭穎士奴。非張子布帳下小兒也。

又

聞日下頗苦蕭瑟。兄與弟卦之旅也。朱晦翁云。不知聖人特地做一箇卦說旅。則甚。弟意聖人說一卦說終身亦說。卽事吾人一生皆旅也。以蹤跡言。則吾輩大半旅耳。卦說資斧在巽上。說甚妙。旅中不能無備禦。物事只次第去。便是風行水上。此法不敢獨用。并以爲歲饋。何如笑笑。

與孫孝則

朱文公云。陸子靜之學。自是胸中無奈許多禪。何夫。禪豈有許多般哉。晚年則不然。賦詩云。了此無爲法。身心同宴如。至無爲而禪字亦無。何多之與有。

杜祝進

退思蛻斯湖廣黃岡人

與黃坤五

祝進認字五十年。今讀先生昌谷轉身註。始笑從前未開眼也。如此看鬼地位。居然水洗渾沌。鐘打黃昏。使人容易談平字。不得矣。



藏弄集卷之十一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弄集卷之十二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津客

蕭士瑋

伯玉江西泰和人 春浮園集

與趙景之太史

人胃氣強盛。以飲食雜試。皆能納受。弱者稍投以不合。病輒立見。余以近人詩。合者少。不合者多。類皆推置不觀。非薄今人也。直以胃氣素弱。投其所忌。將恐

取喻雋遠
如與衛樂
諸人共語

誰能便以
太上自居
勉之可也

大雅二字
甚難

傷之爾。夜來聽雨蓬窗。得先生詩讀之。遂盡一燭。蓋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宿葷滌盡。入口不滓。久而味回。漸益入佳。似此且可寬胃。以養氣。豈惟不傷而已。

與顧與治

近來石公諸人。雖家人語。亦強為作達。此蓋矜其所不足也。前輩何嘗如此。文生於情人。皆知之情生於文。文人亦未易知也。

與范池州

治不先教化。雖敏如黃趙總。不離俗。

與黃石齋

至人無欲。然不能不飲食。六金奉致。買米。弟從不結區中之緣。兄慎毋為絕物之行也。

與錢牧齋

坡公晚得朝雲。竟是一禪悅之友。情之所至。一往而深。然情非深。不能忘。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今日成此。是千古情至之語。即是千古歇情之方。特未可為不及情者道爾。某偶寄一言。原為遊戲。第既已登塲。

嬉笑怒罵亦須扮演。酷肖癡人見爲何太認真。不知此政老曲工遊戲三昧處也。

與黃閣齋

弟且行矣。剡溪雪棹隨興行止。然布帆已掛且順安瀾而望五老耳。緬惟遠公遺錫。陶劉高風。烟嵐猶昔。鐘磬依然。開先有雪橋師。栖真闡法。大暢玄風。庶幾唐人所謂嗣響者。顧此道譚之如剝笋。護之須如愛竹。佛法金湯。囑累宰官。毋令波旬樂得其便。若弟與梅公晉卿諸人。徒有其心耳。人固不可以無勢也。

三札輕憐
痛惜多少
調護清泉
白石應爲
感恩長謝

又

匡廬惟九奇。香谷佛手諸巖。據地最勝。以能受用谷中一帶佳木。爾古樹千章。屯雲宿霧。陰晴昏曉。設色悅人。近聞孽髡見利忘山。思盡頽而付諸咸陽之一炬。昆明劫灰波沸岳頂。一幅洪谷子得意畫。取投烈焰。良可惜也。且蓄養數百年。綿亘數十里。深山大澤。實生龍蛇。羽毛之屬窟穴于中。盡林而焚。何所逃匿。驚禽駭獸。并命一朝。諒屬仁人必懷惻隱。宋曹公斌冬月不治垣墻。以蟻虱蟄伏。惟恐傷之。今乃烈山澤。

當與殺漁
陽鼓吏者
同一誅極

而焚之乎。伏乞嚴下一令。力禁止之。德之休明。澤及草木。如其不爾。後且有為北山之董狐者矣。

又

着疼熱語
以戲詭出
之

山之佳木。如人之有美髯也。然髯之絕倫。多弗克令。終天池諸髯。思緒其山。其亦髯為之累乎。今匡君若咸陽望。救其亟。與之約法三章。以為匡君護此髯也。

與劉晉卿

三石梁詩。畢竟難和。每于杜集。見有懷李詩。而李集絕無一酬者。司馬對副臥龍公。惟有堅壁不戰。此前人第一勝着也。明年到匡山。九奇不可無記。開先雪公海內耆宿。當以身為床座。力護之。

又

春浮最安而樂。一官至卑而勞。辭其安樂而就其卑。勞所謂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索其下而弗聽。索其上而聽之。弟之近況。似此書。此以發千里一笑。

會討便宜

正復開一
方便法門

荅李梅公

今夕何夕。誰能遣此。聽汪生歌。發水面。似潯陽琵琶。

情景絕倒

聲也謝夫人定有柳絮之句索和兄豈招我守歲乃是望我解圍耳我不容兄獨快活且教一夜髭鬚被上被下不得安妥爾笑笑

與許石門

虞山秣陵雲樹相望秋水兼葭徒勞瞻溯近事大可憂奕局瀕危正須國手兄行且坐而論道留侯將何以用高祖也弟為俗驅迫出非本意北路梗塞進退維谷陶弘景末明中求祿輒舛遂為入道之緣安知造物非愛我借此以為勸進之資乎

道世事俱用影語最致

與葛岷老

世議如聚蚋一器世局如風帆無柁或割壘自衛而鼓發狂瀾或從岸旁觀而指視亂聽自非命世之大入必不能剖破藩籬而作中流之砥柱某故以老師之出處卜世道之安危矣

世局人情數語已盡

復余集生

性懶為人作致書郵得之於天良不可強盜有伐臯陶之塚者久之抱頭而出云視其面如削瓜那復為得人也一笑

與馮鄴仙

南滁之矢希即速發。渠成亦秦之利不獨鄭也。鼠入牛角轉身頗難。劈嶽導河端有藉於巨靈仙掌矣。

又

嘉猷入告薄海騰歡。江左彝吾入為禁中頗牧矣。從此高霞流潦揆分已懸。劉安世不敢一札及司馬相公之門。惟相公不忘安世爾。然私心所幸。崔勤在月氏遙禮其師。師即為引手。倘此誠可喻則異香成穗。摩頂受記。時時在大慈加被之中矣。

止覺吾本自在

與聶雲閣

見子真使我懷古之情益甚。莫往莫來情更當如何。弟心衰貌改已非故吾。特知己一念炯炯如觀河之見。至老不昧爾。

虞翻之感
今古同情

與寨雲

眾苦所集。眾生堪忍。弟輩固可憐憫矣。然眾生病愈。我病方愈。此世界刀兵饑饉功名富貴文章理學。種種傳變症候不一。病人未得痊。可醫王大須攢眉想。亦難得少憂惱也。年兄見此。將毋笑調。達入獄身不。

以功名富
貴文章理
學與刀兵
飢饉並論
明眼慧識
卓然不羣

求出翻問世尊何日來乎此迷世矣隨教人終不

陳際泰

大士江西臨川人太乙山房集

與袁特丘

假歸沉酣酒食文字中酒甘而文字苦繼而多焉則

苦者不可解而甘者視世之所謂苦者更甚一行作

吏此事便廢假使廢却酒事文事專理簿書似更優

閑也弟入肝四十日瘦削過半而荆大徹日日叱罵

誼。雁。翻。覺。精。神。大。壯。此。亦。優。閑。與。不。優。閑。之。效。也。吾

特丘以絕世之才與超世之識稱為人祖為人師時

時有得意事當不快耶則當不肥耶

湯顯祖

義仍海若江西臨川人玉茗堂集

苔門人吳芳臺船使

海剛峰在南盡裁官吏費省至二千餘不佞見而知

之魏見泉在邊歲節互市費積至七萬餘以為修堡

之資不佞聞而知之二公卒稱名臣吾弟市雖小不

妨以大人自為也宦東粵者清濁皆易見吾弟勉之

羅萬藻

文止江西臨川人小千園集橫秋閣集

與過君斷

適欲修問而敝宗名優持筌板之具奏技貴邑其意
欲得年兄領袖此段風流弟以爲世界中崇積數千
年富貴功名皆如此輩所爲然此輩登壇作歌舞等
事亦無不真出精神如聖賢豪傑持性情入世雖幻
泡微塵亦圖所以不滅然則雖真實事固當作劇技
等觀雖劇技等事亦可作真實觀年兄持兩觀行世
用之不窮弟借此輩作書郵亦願年兄寓此意也

與陳興霸

尊公傳擬數日而後脫稿蓋數十年貧賤兄弟有許
多相對悲寂拍於喑咽之時此段警歎雖賢昆玉有
不及聞不能繪其志意者故存其大節別詳見聞所
軼者使人因不肖之言想慕所不盡若鋪揚鴻偉以
光此傳愧才有不及逮耳統惟鑒其草率幸甚

與管弼亮

僕厚求天下之文而卒未敢以能薄許人也五金之
所以能薄者以其堅與其密也五金生於土是土之
粹結者乃爲金而金之能薄非薄也厚之精者也故
天下之爲文者不可不爲金

讀龍門史
傳全貴得
此意

深于言厚

與李小有

足下以三十年名士。既不第。以賢良高等補為令。三知己。頗心榮此行。而足下顧以生平制藝。屬不肖弟為之言。勤勤焉。嗟夫。此意復令人悲爾。夫人生莫親于心。莫悲于心。所經苦之處。生平裂筋絕脉。獨出性命之物。粹於八股。雖已知已效於人。猶不能遽釋。以去。況時將置之不復知。而卒應功名。以起念。當覓名山大川之靈。酬此耿耿。以少年情炎。開進之氣。為之。而晚以窮愁。自見之意。傳之。嗟夫。足下此意。復令人悲耳。

說得浮名與性命相
關無惟山
鷄之自愛
其羽也
自已痛癢
不覺觸動

人悲耳

候倪鴻寶先生

場卷視往科。精氣稍益。挺動向老師所教。機鋒光燄。諸物頗復。颺出同輩。舉謂可元。不肖亦私心自喜。無憾。而擯落如前。揆之氣類。則吾師失志之時。亦不宜為藻得意之日耳。

實有氣類
相關

與某公書

年過半百。日月如流。功名不立。老大之悲。其何能已。日與外人接。亦自常。靜夜獨居。未免拊心長嘆耳。果

無能。人亦自甘之。自反生平。雖介然一夫存宇宙。于天文樂律軍政財用。無不加心求為可用。至於今日。亦盡自信以為實有當於事宜。而扼之下位。如是而言不悲。亦強說也。一身不足惜。顧以宿有時名。而成立如是。不能不重為名累。名于人。不親而附于身。即并當為之。護惜猶馬惜錦障泥。而況于人乎。假令如三代兩漢時。亦可不恃甲科。今則倚此矣。不得此為地。終不可行。上之人雖力破成例。而下之守例也。審終不使鄉科得居甲科上也。言及此。不為自傷。亦為朝廷傷之矣。台翁知己也。欲有為于世之意同。故纍纍訴之。

李明睿

太虛閩翁江西南昌人
大椿堂集四部稿

示學思

文無定體。五經如易與春秋。豈是今人文體。詩書則又異矣。若莊騷則又奇之奇者。佛經至五千餘卷。豈復與吾儒同。彼王實甫羅貫中施耐菴。又豈拘拘于一例乎。得此便知作文之法。要縱橫爛熳。出入變化。使人莫測其起止。乃可汝宜勉之。

陳弘緒

士業江西南昌人宜懷之

一 荅梅惠連王在明論文

要錄蘇歐製出入變公

讀此只須于曠渺無際中尋其意思之所在士業意在規諷兩君耳而偏令于曠渺處求之令人不覺自得之言外規諷人固宜如此遠也

空引一大段不似他人抄撮類書然者止是筆氣疎縱耳

弟緒白。合一世之人。取聖賢之語。而規度之。其中者。不能什之三四焉。合百世之人。取而規度之。其中者。則什之五六矣。合千萬世之人。取而規度之。其中者。則什之八九矣。一世之人。無以異于百世。與夫千萬世之人也。然自一以至于什百千萬。其為世也愈多。則其為中者亦愈多矣。今夫商高之測天也。推之出地者幾何度。推之入地者幾何度。然後赤道之所在。可得也。豈亥之量地也。極之於東西者幾何里。極之於南極之於北者幾何里。然後方輿之中可得也。求赤道之所在。而不能推之於出地入地之度。而妄意之曰。此赤道之所在也。是瞽者之談象緯也。求方輿之中。而不能極之於東西南北之際。而妄指之曰。此方輿之中也。是跛者之談里道也。地之上。地之下。非赤道也。而求赤道者。必驗于是焉。東西南北。非中也。而求中者。必驗於是焉。為文亦然。聖賢之語。六經語。孟而已。文之有六經語。孟猶天之有赤道。而地之有

孟而已。文之有六經語。孟猶天之有赤道。而地之有

如白雲在
霄舒卷自
如

中也。然而其詞微其旨奧。度之者未必能遽中也。於是博之于子史。以弘其識。廣之于諸大家。以究其理。縱之于稗官小說。以盡其變。子史文集與夫稗官小說。非經也。吾取聖賢之語而規度之。而固於子史文集。與夫稗官小說之是求。亦猶之乎求赤道者而推之於地之上。地之下。求方輿之中者。而極之於東西南北也。凡以期得其當而已。是故合之一世未已也。而合之百世焉。合之千萬世焉。然後聖賢之語。其微者顯矣。奧者彰矣。庶乎有以中之矣。此爲文之則也。

宋之文人深于經學者。王介甫。歐陽永叔。是兩人者。依孔孟以摛詞。本虞夏商周以立說者也。介甫之告子固者曰。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于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而永叔之答宋咸者曰。經非一世之書。而傳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庶幾不至于大繆。可以俟聖人之復生。夫必馳騁於百家諸子。與夫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必採擇於學者。而十取其一百。取

數句便收
拾前之一

又已逗出
後意

其十是亦弟前者合之百世合之千萬世之說也。如是以爲文則於古不悖也。而於今亦必傳其不必盡傳於今者。今人之闇也。而非吾文之咎也。於道不失也。而於時務亦必合其不必盡合於時務者。時之敝也。而非吾文之咎也。嗟乎。誰其當於古而傳於今。準於道而宜於時。此昔人所稱吾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者矣。今乃于兩兄遇之。讀兩兄之文。其於聖賢立言之意。宛然如口授。如面印。無杪忽毫釐之不中也。蓋兩兄之胸藏。并包無窮。真能合之百世。合之千萬世。以成一家之言者。其無所不中也。固宜辱翰示。反倦倦以不見知於今人爲懼者。何哉。無乃兩兄之過爲自貶耶。兩兄之文傳於海內。不爲不盛矣。特未遇於有司耳。然遇不遇與文之傳不傳。固無與也。蓋世有共傳其文。而不幸而不遇者矣。亦有幸而遇。而世不傳其文者矣。昔者楊子雲之在漢也。以沉博絕麗之才。奏賦甘泉。至爲天子之所驚異。可謂遇矣。然至其太玄之作。當時未有識之者。僅一桓譚好其書。譚之外。僅一侯芭耳。此所謂幸而遇。而世不傳其文者。

也。蘇明允之在宋也。舉進士不中。舉茂才異等皆不中。可謂不遇矣。而歐陽修韓琦亟稱其文。於是老泉之名遍於海內。此所謂共傳其文而不幸而不遇者也。今兩兄特未遇於有司耳。風雲之合。一旦相披。則世久已尊其述作。而識其姓名。豈待遇而後傳哉。然則兩兄於古今之際。復何疑乎。弟資質鄙陋。僅及中材。雖有志於古人。而實無當於作者。有志於古。則未必遽遇於時。無當於作者。則又未必能傳於世。既無子雲之遇。又無明允之名。蓋兩失之者也。然其不能至乎作者之域。是則才之所限。而其有志於古。則自少。至老。不敢變也。雖其肱之三折。足之三刖。而其所以自持者。固在世。其如弟何哉。茲者讀禮之暇。亦欲取子史文集。與夫稗官小說之書。傳之於千萬世者。窮日夜之力。而討究之。以求如介甫求叔之所云者。庶幾發而爲文。於聖賢立言之意。或有中焉。他日或可以請正兩兄之前也。

上黃中丞

緒聞古之君子。其行已也。高難進。易退之風。而其用

此等文以
爲原本八
家却不規
規定是八
家渾渾浩
浩自行自
止得之于
已者深

人也。欲求易進。而實不欲其易退。與所自處。若方圓
柄鑿之不相謀。今之君子不然。方其未進也。延頸企
踵。如恐不及。迨其得而患失也。雖復人言屢至。彈文
醜詆。而猶望溫綸之勉留。當途之私庇。至人才用舍
之際。漠若于已無關。有告之者曰。某擅某長。某能某
事。則必咨其出身何途。非夫資格之卓卓者。則必姑
聽而且姑置。卽其資格卓卓。非素之狎暱。與所通財
賄者。則又必姑置之。幸而用。或喜怒一不當意。毀譽
一入其耳。若遂不可終日于吾前。嗚呼。數十年來士

大夫。蕩然忘媿耻之情。瑰類傑士。恫然于知己之難
。 邁而甘老。猷畝以至寇盜。災變之紛紛者。職此之由
。 而已。若夫軍旅之事。尤非尋常之才之所可勝任。而
愉快。緒聞人君命將。避正殿而詔之。齋三日而後遣
入太廟。而躬授斧鉞。其獲居是任者。類有腹心謀士
。 若而人。通糧奮威。若而人。權士游士。爪牙羽翼。若而
人。下至時日鬼神藥餌飲食會計之委瑣。又有方術
。 法算。若而人。誠得其才。雖指顧咄嗟而有餘。否則積
歲月而延訪。而猶苦不足。是故古之人。其夢寐皇汲

於此也。如溺者之呼岸卒。如痿痺者之問醫。如行迷
徑者之求侶。溺必待父母而後呼醫。必待盧扁而後
問侶。必待故舊而後求匪。狂則愚焉而已。是故古之
人當其用才師中也。未嘗責之以儒者坊表。未嘗察
之以曲謹廉隅。以爲遵坊表。飭廉隅。如金玉之可玩
而不可飽。如騶虞鷲鷲之可悅而不可驅。吾方鞶鼓
相接。金鐸相向。矢石甲冑相往來。又安得去彼而取
此。昔者齊桓知審戚之能。將任以政。羣臣讒之曰。審
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賢。用未
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
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卿
嗚呼。大臣用人。誠若齊桓于審戚。尚何寇盜災變之
足慮。弘緒獲奉警咳于茲四旬矣。執事受朝廷非常
之遇。勢必圖非常之報。竊謂圖報之大者。莫甚于用
人。今執事扼南北之要。控舟車之衝。耳目所遭。計當
有度。越于常緒。且獲舉觴幕府。爲執事得人慶。乃幾
幾日夕而竟杳莫之聞也。豈執事求其人而未之得。
與抑有其人而不足當吾簡拔。與抑所謂遵坊表。飭

一挽千鈞

前路泛論
已盡此處
規到中丞
妙在反鬆

一步鬆一
步正緊一
步也

斷得倒

到底用槍
法筆無滲
漏

廉隅者之容有未至與愚陋賤吏不足測量高深然私懼倥忽洶湧之時聞風裹足為害封疆滋不小昨胡職方所薦某某黃尚寶所薦某某執事誠加之親試如果無所短長麾之謝之未為不可若但逆揣夫持刺而來者必無豪傑則執事固未能開閣以覽英賢吐哺以速賓客士又將何術以至執事之階庭耶執事素以難進易退自命顧執事在位一日實師中人才係屬之一日也惟執事其亟圖之

與吳衆香

止是說話
自然故寔
不似他家
牽引舊事
也

季夏雷榮予持手札至兼荷以新刻孫可之集見惠此書與劉蛻集俱讐較精密剗削不苟誠案頭佳本也唐人之集散忘而不傳者什之七八其不足傳者無論乃若卓然見於韓柳文集如退之所稱之侯喜子厚所稱之吳武陵一以為其文甚古一以為可追西漢兩君著作必有大過於人者今其集俱無存矣歐陽公藝文志載有吳武陵書一卷而他氏之目則俱無之若侯喜所作則雖歐志亦已不覩其名獨其載於英華文粹者僅僅未絕耳二人見推於韓柳之

文彰明較著如是而其集俱不免于散亡其他泯沒者又何可勝道幸而孫樵劉蛻諸人之書尚存于今日則何可不急爲流布雖其流布之於今日猶恐傳之未久終歸散亡尚聽其隱顯任其完缺則其散亡也必矣仁兄於唐人諸集隨得隨刻使微者賴之以復顯殘者賴之以復全真快舉也然弟則謂不獨唐人之集當流布也宋世之集其傳於今者蓋亦可數矣姑舉一端言之宋之古文始於穆伯長伯長矯楊劉駢麗之習力以韓柳爲宗其後遂有蘇子美輩典雅之文出焉而尹師魯歐陽永叔翕然一變於古則皆伯長所開也然伯長不特長於古文而已先天之圖秦漢以來未發之秘也而康節得自伯長太極之圖周孔未盡之蘊也而茂叔亦得自伯長則是宋之文統與宋之道統皆自伯長倡之伯長之文必非無關係之作也今其集亦竟未見於世而端臨通考有穆修集三卷而近日焦弱侯太史亦列其目於經籍志與端臨卷數正合則是其集固未嘗亡於海內也特未有好事者爲之流布耳嗟乎古文之存於今者

風神得之
歐陽公

鮮矣。藏書之家秘之而不以示人。剗之家求之而不可遽得。兩者不相爲謀。則是古文終無流布之日。可嘆也。卽伯長一人推之。其餘可知。故弟以爲宋世之集亦不易得。而況于唐人。唐人之集如孫樵、劉蛻、諸人之尚存者。猶且隱顯于時。而況于侯喜、吳武陵輩之著述乎。望仁兄留意。廣爲搜羅。次第授梓。當必有起而助之。以成千古之快舉者矣。因事漫及。頗覺瑣瑣。一切寒溫不悉。惟諒。

與雪崖

議論才情
如蓬源之
水。掘地而
出。可謂當
今無兩

二語正自
微於談詩

詩與禪相類。而亦有合有離。禪以妙悟爲主。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而無取於辟支聲聞小果。詩亦如之。此其相類而合者也。然詩以道性情。而禪則期于見性而忘情。說詩者曰。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而詠歌之。申之曰。發乎情。民之性也。是則詩之所謂性者。不可得而指示。而悉徵之于情。而禪豈有是哉。一切感觸。等之空華。陽燄。漠然不以置懷。動于中。輒淡以爲戒。而況形之于言乎。是故詩之攻禪。禪病也。旣已出塵垢。而學禪。其又安以詩

深于言禪
即深于言
情以佛爲
深情人余
意如此讀
士業此牘
快有同心

爲世之離禪與詩爲二者其論往往如是弟竊以爲
不然今諸經所載如來慈悲普被雖其歧行緣息蠟
飛蠅動無所不用其哀憫況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
之際乎語情宜莫如禪而特不以之汨沒其自有之
靈光耳然則詩之與禪其所謂合者固有針芥之投
而其所謂離者亦實非有淄澠之別也要在人妙
悟而已上人早負雄偉非常之才遭時不幸旣弗獲
珥筆而立丹墀又弗獲拔劍而馳絕域乃去而隱遁
之桑門日中一殮樹下一宿泊然與世相忘而獨不

能已于五七言諸體承示靜寄軒集挑燈遍閱之或
驚駭電突起于咫尺或古洞陰崖屹峙于左右或
龍蛇虎豹之出沒或松篁灌莽之吟嘯此豈無情者
之所可得而托哉昔三閭大夫以楚同姓睠懷宗國
顧閭闔而不見望長樹而太息於是有懷沙哀郢之
作以杼寫其感慨淋漓歷十餘載雪菴和尚懷袖其
篇章而不置讀輒哭哭已輒又讀詩耶禪耶抑何其
相合之濶耶今上人雖已着僧伽黎而腰間寶玦固
在山巔水澨憔悴行吟必有撫卷而涕泗霑襟者矣

有山雨欲
來風滿樓
之槩

病骨支離。漫爲評次。幸勿輕出。以示人爲禱。

復李公司李

昨所得張遐事。偶得之。構李李君實諱日華者。雜著中。伏承下問。謹備錄于左。君實云。太極之理。人知本於易。而發明於周元公。以爲元公之說。與伏羲畫卦同功。然考東漢張遐。則已先之矣。遐字子遠。餘干人。常侍其師徐穉。過陳蕃。時郭泰吳炳在坐。穉曰。此張遐也。知易義。蕃問遐。遐對曰。易無定體。強名曰太極。太者。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稱。蓋言其理至大至要。

在渾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氣也。所謂理生氣。而氣寓夫理者是也。蕃顧炳曰。若何。炳良久曰。得之矣。觀遐之言。甚精切。且不曰動生。陽靜生。陰而云。一動而生。陰陽更自有理會處。君實之言如此。攷范蔚宗徐穉傳。竟未及附載張遐姓字。惟饒州府志有之。其敘次論易一段。較君實先生所記。顛末稍詳。君實想亦據郡乘拈出者。他無可考也。太極之理。宋儒矜爲不傳之秘。豈知東漢高士。已有剖摘奧義。如張遐者。夫併公列篋之忠烈。在勝國擾攘之際。身死而

名湮沒猶曰時勢使然。乃若遐之品行照耀于一代。得孺子為之師。又得陳蕃為之薦。辟而二千年間。敝郡學士大夫。竟不知元嘉有此名賢。弘緒每過孺子之祠。仰視爐篆。俯挹湖波。覩徵君子。然據南面之坐。而曾不得一侑食之弟子。輒為低徊。竟日頃。老公祖闡發幽潛。表揚先德。併公一門死賊之奇。既已揭日月而光天壤矣。竊意明經大儒。與仗節孤忠。兩者並重。誠得乞靈片楸。特製張君之主。配享祠中。裨知宋儒道統。實淵源於徵君之衣鉢。亦千秋之快舉也。夫

引事俱幽
異不是一
味通用者

以嚴子陵之特絕。而侑食者則有方干。謝翱。皆異代之名賢。若遐則親受業于徵君者。又非干翱之比。山川勝事。待其人而後傳。文章風節。如老公祖。人神共浚。屬望弘緒。謹拭目俟之矣。饒州府志別錄一紙呈覽。諸容踴悉不盡。

荅張謫宿

讀兄佳文。深心厚力。卓然無所依傍。小序草率。應命圖水火者。未易肖似。繪風雲者。難為形摹。恨不足以盡兄文之妙也。所刻何心。隱集甚善。弟嘗與諸友論

前代異人。其在世廟之末者。心隱鄧豁渠兩人而已。然豁渠固負豪氣。而祖死不葬。父喪不奔。見黜于名教。儒者不錄。心隱生平所為。皆忠孝大節。即其詭託。乩巫陰去。分宜之相。不煩批鱗。請劔而大奸忽爾敗。覺其作用最奇。真能以忠而成其俠者。非豁渠之所敢並也。心隱之文。盡于兄之所粹。其軼事見于雜記。諸小說者頗多。兄能博採而彙集之。以盡心隱之奇。亦一快事。弟又聞心隱之門人有呂光午者。浙之大俠也。其人與文之奇。不減心隱。心隱嘗以金數千畀。

字字皆受
元氣之推
過不可作
易事

光午使走四方。陰求天下奇士。光午携蒯緱衣短後之衣。挾健兒數輩。放浪湖海。窮九塞。歷郡邑。所至凡緇衣黃冠。與夫商賈。駟僮傭夫。厮養。以至椎剽掘塚之流。備一節之用。擅一得之長者。皆籍記而周旋之。以故心隱所識奇士。盡于海宇。心隱死。陳尸道傍。有二人犯相國之怒。仰天痛哭。收其遺骸。為之掩葬者。其一乃光午也。今其文不知頗有傳于其鄉否。其鄉之人。頗有識光午之姓名者否。天下承平無事。士之負奇而槁項黃馘。以死淹沒不傳者。何限。其在當。

有如此筆
方許作如

此慨嘆若徒以慨嘆世不乏如此慨嘆者矣

寔有至理每思甲乙蹙蹙靡騁之際便覺

此語為確

山林人胸中無布置與牧豎樵叟何異每嘆朱桃椎蘇雲卿輩負許大經濟

時已不免姍笑于里巷而見侮于袞衣博帶之儔何況于後世使後世無兄輩好奇為之表章雖其奇如心隱者亦且奄忽與草木同腐又何有于光午之輩乎吁可慨也兄之交遊遍于天下或有能知光午者幸一訪之求其遺集以附于心隱之後更快事也

與王友書

辱手示知抵江州念符生朱粲遍滿大千無處可托七尺前輩謂避暑須向湯鍋裏去然則避亂亦正當向劔戟叢中去若必待屋舍阡陌良田美地然後携

妻挈子而往政恐為捕魚人所笑東坡寓居惠州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而勢不能前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掛鈎之魚忽得解脫一切境界大抵如此覺桃源二字悞人不小桃源須我輩經緯而成豈有天造地設之壤土乎世無王無功所謂醉鄉者真不知其相去幾千里無功在醉鄉亦在又何煩壘糟為丘注酒為渠也

與朱蔚園太行

東陵何足傳政以種瓜而傳今維揚瓜洲鎮邵氏子

讀此真能
開胸愈疾
予于集中
不能不首
傾心士業
也

孫尚。有。偃。僂。而。治。哇。者。假。使。當。日。五。等。榮。華。再。延。一
二。百。年。亦。決。歸。于。灰。飛。烟。滅。未。必。能。綿。亘。如。是。之。長
也。把。鋤。抱。甕。終。其。身。而。不。悔。已。足。報。答。祖。先。覺。誦。讀
猶。為。第。二。義。昨。詣。彌。俱。聽。其。叱。牛。之。聲。過。于。鈞。天。之
奏。村。居。自。應。以。此。為。法。耳。民。書。二。卷。足。補。養。餘。月。令
之。遺。缺。附。上。典。記。此。事。講。究。益。深。喧。囂。益。不。相。涉。便
是。拔。宅。雲。中。之。候。矣。

徐世溥 巨源江西新建人

從宮詹錢牧齋求宋集書

今天下之有牧齋先生也。文章丰采。為世所宗。天下
之士。思一望見其顏色者。眾矣。古之君子。于當世先
達偉人。莫不汲汲焉。願與納交。然或欲一見而不可
得。欲致書而無由。今不肖之于先生也。知其名在垂
髮之日。而通家在未生之前。豈非厚幸。然自己巳春
奉教以還。不通問者。又三年于此矣。夫以世所願見
之人。幸列通家之好。而不通問者。輒三年於此矣。其
踪跡不可謂不疎。乃不肖服膺之意。固未嘗少有衰
者。昨冬得讀先生諸古文辭。李先生祠堂記。冲澹曲

凡大家之
文其來也
洒洒然落
落然不苟
爲同亦不
苟爲異

其力可將
千軍萬馬
寂如無聲
不得但以
爲暇逸

折徐紹虹墓誌。雄逸奇變。書陳敬初詩。後辨駁嚴暢。稽考詳貫。蓋考覈之文。古人猶難之。君家純中與浦生墓誌。則子瞻之狀。勿安。昌黎之寫鄭羣。不是過也。其餘譽無溢美。文不揜實。而往往錯綜透迤。頓挫感慨。未嘗有數行徑直率易之文。是今之爲古文者。殆以牧齋先生爲最精已。又從方伯昭度。潘公黃黃石諸公。知今天下之藏書。惟牧齋爲最富。則與不肖之好。大有同焉者。家大人驅馳四方。所至惟收典籍。所藏不下二三十車。往往爲諸兄弟持去。其歸不肖者。僅五之一。後稍稍收殖。數歲之間。于所宜有者。殆已。有之。顧集苦不能備。凡可致者。必力致焉。不則假貸錄之。未嘗玷闕人少許。故人亦樂假之。非敢曰吾必能涉焉。以爲猶賢于聲色狗馬者之爲。又性于他玩。好不宜。故于此道貪而不止。竊聞大笥所藏。有畢仲游西臺集。蘇叔黨斜川集。原父貢父奉世三集。此三集者。世所希有也。以世所希有。而吾必欲有之。或以爲好事。以五君子之精神。幾將泯沒于世。幸遇大君子。而不公諸同好焉。吾知先生之不忍也。敬因秦淮

書估之便。奉求貸錄。明夏繕還。如以爲不信。則此書其息壤也。悚息悚息。

黃國琦 五湖石公江西新昌人

與周櫟園

來教今天下無不詩人。今天下無一詩人。此與邵天
津刪後無詩之語。直是鍼鋒相對。琦於是有一言干
先生。三山曹氏選十二代詩。虞山錢氏選盛明詩。皆
因人而錄。其詩非因詩以存其人。惡濫已深。斷不能
行遠。先生眼精手狠。何不取兩書而痛刪之。去千存
百。去百存十。甚至去十存一。余師陳幾亭先生常云。
涉世受用在一恕字。讀書受用在一刻字。此義非先
生不能守也。

又

雙繭遠貽。定非方物。以先生之一絲無取于青也。或
亦方物。先生以山紬。惟山中之所宜服。故破俸而
購。自市中者乎。因念世際滄桑。滿天兵火。如渭川千
畝。竹安邑千樹。棗江陵千頭。木奴今僅見之。龍門史
中青齊之出。壓絲尚得。因之以實。尚書所載。然則青

尺幅中有
秦漢之雄
藻

猶古之青耶

又

吾鄉王于一才人也。竟以窮死。然其所為詩文。亦竟得力于窮中。何也。詩文有生境。古今人所不到。不開於跳躍叫笑庸庸得意之人。而攢眉感額。幾不能自存者。反得以一往之氣。而犀利其鋒。然則先生梓于一遺集。傳才乎。抑以傳其窮也。

又

嘗于先生之拜玉菴中。閱數君子姓名。當其剝督疏

閩臬長程仲玉先生

司理孫君

頃盧兆義

先生皆以

力爭予獄

死于作拜

玉菴祀之

而咬定牙根。一味強項。不惜功名。不惜性命。不惜一家眷屬。真可拜也。但古人為朋友死者有矣。至舉身家性命功名一笑而盡。擲于先生之前。爾時諸君子自視為何如人。抑視先生為何如人也。弟於是知拜玉菴中先生。非拜數君子直先生自拜先生也。

又

承惠野人詩。其澹遠處。殆學陶而未至者。然下筆一路蕭疎。無半毫朝市煙火氣。真有野才。先生刻其詩而行之。豈胷中無野趣者所能耶。

野人名嘉紀。維揚東。陶人予為刻其陋軒詩。

又豈曾中禁。博涉今古之大才人而事之。當無不可爲乎。昔秦皇
監司之不可爲。莫甚今日。然出部院大臣而事之。出
帝駕海鞭石城陽。一山低頭而受呵叱。盡向東行。
獨青之牟州。一山昂首孤立。秦不能驅。則青有先生。
當亦牟州自况矣。

又

萬柳一庄。已爲衆水所府。不獨飽江流也。年年柳覆
屋巔。今年魚遊柳巔。而佃人之夫妻子女。且半塞飢
魚之腹矣。望秋之穫。旣難責之馮彞君。而任土之貢。
空雪涕于石濠吏也。奈何奈何。

又

先生于吾鄉伯玉蕭公。極稱其手箋之妙。謂其能移
魏晉人之風味于近今。誠知公也。然弟習公久。熟公
生平。公以佳公子而少負異才。與碣石舒公爲結髮
交。先陳艾而開豫章文社之宗。成名進士官京職。從
未一涉外任。以身試艱難。南北陸沉。又未一蹈危機。
以身親兵火。快哉公也。似另有一福才之天也。然不

幸世雄於貲使公受用太過一切移江左人習氣于江右中又不幸無後而為之後者大破碎公使公夜泉之眼不關是豈福才之天又為禍富之天乎昔眉山蘇家窶貧但才空一世其子過乃至父事梁師成為千古唾罵似福才之天即為禍才之天矣公不幸兩有之公將安處乎先生手公遺篇展卷忻然掩卷得無廢然

又

明闖之圍汴也城中食盡兵惟飯人城外食盡賊亦

想其命意何等

飯馬且闖目飲羽于是決黃河而灌之余友王雷臣時以直指監汴軍大刷舟筏奪數十萬汴人于河伯手中迄今海內功之琦謂城中有一張林宗未能救出使乘瓦而枯為人腊雖數十萬人之全活恐未足多也

又

吾輩讀書且莫問所讀何書先應自問對書之人為何如人嘗記文太青先生之生平歲三百六十日非大疾病不荒一日日有十二時雖冗極必割取一時

全爭上截人語

心眼並行多則數卷少則數十葉起止皆按日鉛定其是日遇奇人譚異事或值風日怪變及聞好友進退生死咸筆之書巔此其人有一日不讀書有一日讀書而不自問者乎於是新城王季木上谷賈孔瀾上虞倪鴻寶三先生皆奉此為讀書之法先生今坐大業堂中日擁萬卷至對書為何如人先生想久已自問乎

又

花一也往往種于幽人靜室視種于大姓名園更覺

覺昔人忘情學州木之語為妄

香深甚矣花非無擇也今先生以幽人之致居官以靜室之心待事益梅有知當不及春而始香矣主臣倪燦聞公聞昭江南江寧人

與櫟園先生

詩文異道鮮不謂然然文自二典以至左氏皆簡勁朴直無傷宕往而離騷一篇祖構風雅實開後世馳騁之端觀賈傳過秦論紆徐委屬複而不複篇法實本離騷今跡其弔屈原賦鵬鳥殆非與騷無會者也自是之後昌黎廬陵以及眉山父子之文似與騷體

以離騷為開後世文章風氣昔陳明卿有此論而未暢其說自非痛讀離騷安能解

絕遠而不知其源則一也。然其所以往復百折而不離乎其宗者。豈好為是繁複之詞哉。曲而盡婉而多。風不過與詩人一唱三嘆之旨同。而前後淺深詳略。小異耳。豈如後世之論工於詩者。未必工于文。贍于文者。未必贍于詩哉。先生之於詩與文。固有兼才者也。敢以此質之。先生以為然否。

藏弄集卷之十二終



書